州軍事判官縣解强盗五十人公再訊得其情坐罪而縣者三十餘人其他釋失憲司意欲薦公而罷公曰吾失一薦而得生者五十人復何憾哉改大理寺丞知湖州安吉縣被誘坐出謀殺罷官爲通州監稅知吉州安福縣改殿中丞安福江西之劇邑而折訟日數百紙不下吏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公召其父兄開諭義方建學以延之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率其徒由龍虎山而來自稱漢師君二十六代孫持銅印出符籙其文

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有欲必得公探其僞而治之案後漢劉焉及魏志張魯傳以弊其獄言自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謂之米賊陵傳之衡衡傳之魯漢道既衰而邪說鬼道横行于天下力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有曹操之強然後委質操斬衡于陽平關則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爲能與吾民却禍而邀福不亦妄乎而况方今天下有道豈容漢末所不能制之妖賊亂民罔上與吾政事相爲利害者耶于是力

宄其弊奏毁印廢恩例勢要或爲之地莫能救江左妖
學遂熄知真州六合縣爲橋梁以濟人新孔子廟以延
學者開陂塘三十六以興灌溉之利有以權勢來
求田者公執而不與抱恨而去自是見知于王荆公常
誌其能改太常博士赴闕荆公是時方知制誥相遇于
道從者告言太博避馬于道側荆公揖曰豈非爲六合
太博乎公曰然荆公喜揖之曰誌公之能久矣請訪于
私舍公卒不及往然而荆公常稱之用覃恩改屯田員

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表賜其父久之二親
懷歸鬱鬱不樂公謂今日之仕為吾親耳而親不樂焉
用仕哉乞監邵武軍稅以便其養得請監司惜其才移
權建州建陽知縣有悍民劫鹽盜民傷而官捕之係其
家得者賞以千緡愈久而不獲鄉落驚擾不安其居公
至以謂盜無大惡見窘而無所容其變益大于是言盜
可釋當縱其母妻使之自陳以從新盜果出悔過相誓
自今勿為惡生祠公言公德不可負未幾丁同安縣太

君詹氏憂跣足冒雪霜負土爲墓廬居其側中外莫敢干以私手植松栢萬餘本方卜葬有雀三足翔于公前得赤蛇于穴中葬之前一日大雨如注公泣訴于上穹遂霽既封而雨作郡守表于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釋服赴闕權鑄錢務改職方員外郎爲撫州通判移淮南發運司勾當公事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利害轉屯田郎中民以銀銅入官官負其直且數十萬以故廢業公至出積貨滯財之在官者易而償之坑冶復

作課利遂集表乞禀議于朝中道丁中大夫憂哀戚之至如喪同安太君時釋服赴闕句當汴河堤岸未幾知齊州尋移知泗州泗當賔客之會飾廚傳悅往來郡守之先務也公之為郡無志于悅賔客干往來之譽故其于民事也能精而詳考課遂為一路之最被召神宗顧問良久稱其廉能除江西轉運判官既拜命即訪部吏之賢否得令尹者三人下車如其所聞公首以充薦是故江西之士能者勵才而廉者勵節莫不以為公俄移廣

南東路提點刑獄官削行政朝散大夫奏言二廣士人多貪職田厚薄不一欲等均賜以養其廉戶口丁米遠近高下有差欲增減立文以考諸縣之課瘴土惡弱士大夫不利其往十常七八故常闕官難于差注公欲申其賞以恤生命乳香之貨存額甚衆人憚峻法官鬻不售欲寛其禁以發滯財銅冶不下數十歲藏日收委塌官帑官負其直欲權罷收買且用見支之價以償舊欠運諸滯銅以杜宿姦朝廷行之召權三司廣支判官尚

書省成天子選用英才分治曹務除庫部郎中改朝請大夫本部刪定勅令格式公與有力焉上殿奉置揭貼簿以閱天下軍器神宗覽之喜謂如指諸掌移太府寺少卿鈎考財用出入吏無所容其姦覃恩改朝議大夫俄知福州兼本路兵馬鈐轄公方登第時鄉老有夢從者携角數枝至其家夜度曲且言以迓公後果如其說福多浮屠氏居百姓十六七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產所可擬然而歲之所入不以為衆類託于權要易其

尤富者而居之謂之買院郡守亦自以取謗公至集郡剥而論之寺望人才各以三為等注之文籍遇闕則隨其材望而定之故諸院取捨皆出于公議雖富僧有私意無所私焉下車及期政行訟簡獄吏稟白今聽奏者一二人耳前日多于此且寄縣舍以獄空聞于朝公曰既有聽奏者豈得以為空耶誣上邀譽非予之志也自是僚屬事無小大責實而後告俗多規財為婚不如其欲往往遂誣以非理有經歳追不及數而殘辱其父母

公聞之久矣適有兩造于庭公諭之以義理正之以刑
憲親爲告諭布憲屬邑民始知恥畏法不敢爲是弊𢾾
中散大夫赴詔在道除淮南轉運使自淮以南漕輓尤
重于諸路歲歛而財之則貸于發運常平二司故所欠
尤百餘萬部封之廣屬吏之衆太察則怨少寬則慢使
者多務姑息養譽苟度歲月而去公至督促倚辦率用
中制百廢具舉元祐六年六月七日得疾卒于山陽之
官舍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公于黄龍山

先娶陳氏六子長曰叡建州建陽縣丞次曰馭汀州司理叅軍曰及小亡曰極曰希曰毅皆治儒學二女長適霸州軍事推官吳擇次適吉州廬陵縣尉韓用章再娶徐氏一子曰又假承事郎四女長許嫁進士徐敏餘尚幼公之過事勤慎而精審事無小大預為條目故其處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公雖尚儉然而買田割俸以給族人之窶者赴長樂過家上塚與其鄉老族屬置酒相聚以叙其情則其恩文不至于絕滅公嘗謂裳自釋中

大夫憂至京一日見王荆公出其所錄天下之才吏指
某之爲某縣有是能爲某縣有是德相與甚厚然而公
之見荆公不甚數亦不能還合故其用止于此省寺官
類借職事見執政志在于習熟因緣以見知公爲郎卿
時某事當有所禀而後往有進取者諭公以勉嘗數遊
公卿門下公謂予笑曰吾之病也豈敢以勉公邪故嘗
知公尤詳爲之銘曰
公自一邑要人器之稍稍振發天子有之分符而侯持

節而使爲郎于省爲卿于寺皆有能名其榮以義近世風節寖寖衰落勢利在前或窺或搏奔走權要乃祈乃託公獨不然未常數數由公而歸閉門自樂公之取捨終始如此熙寧元豐有此佳士

朝散郎郭公墓誌銘

元符巳卯仲秋之庚寅朝散郎郭逢原字公域終于京師之甘泉坊九月丁卯其孤舉葬開封縣新里鄉張村先塋之側公域之先出汾陽王後高祖葬開封遂爲開

封人生趍爲鄧州團練使趍生守信爲右侍禁守信生
父慶宗初用名臣之後補京兆府文學𭣣軍文正范公
忠獻韓公薦其材武换授右職至副供備庫使生公域
少年力學自奮既冠登進士第主泰州成紀縣簿以遠
于親乃求侍養後二年調處州縉雲尉丁其母李氏憂
致哀如禮熙寧初從王文公遊文公器之累辟掌法書
局修三司勑諸司庫務歲計司農寺條例李衛公兵法
元豐勑令格式神宗皇帝由是知名召對便殿詰其所

修要目條對明白奏言李靖軍法此載其大畧耳神而明之實存乎人神宗俞其說特改大理寺丞後進九軍營陣圖被旨按閱既而再對有旨除館職後叅李憲問軍既事沮于言者除知國子監丞修太學竊知將作監丞公事知河南府壽安縣入爲太常寺奉禮郎遷殿中丞官制行換奉議郎進秩承議元豐七年丁其父憂釋服會司馬光執政以爲元豐黨人閒居久之請受監倉遷朝奉郎俄除磁州通判公域素豪邁達官要人皆喜

與之遊是時內相蔣公時以廵轄邉郡致之鎮陽中書張公定武樞密韓公公塽至必優游樽俎間論事道舊累日而後去郊恩賜五品服加上輕車都尉遷朝散郎除鎮戎軍通判下車講究禦戎利害之說有如今日之策鎮戎小壘幕掾相習苟簡公塽至舉其不職者因之得罪公塽博覽强記善爲文章尤長于詩藏書數萬卷得一書不計字多寡必親錄而手校之心記其統類及接賓朋以文酒談論如流牽援證據出入百家傳記之

中貫穿今古至于醫卜伎藝樂師膳夫之法亦無不覽隨問有應惜乎公域素豪于氣不能與人相為俯仰有犯之者雖權要必折故其仕官進寸而退尺晚節失志寓窮巷留意佛教訪祖道不飲酒不茹葷屏去聲色一日布巾野服訪予于南第問予釋氏所以談禪其旨安在予瞪目以視之公域悟其旨方將耑氣致柔稍進乎道柰何其數至矣有文集二十卷古律詩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藏其家享年六十贈父朝散大夫贈母孝感縣

子六人詳評証謨諤諧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
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焉弟士俊見友甚
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
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議
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
令梁某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
葬于晉江之崙山爲之銘曰
致富而身投閒弗沉于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遂其欲往

復何恨崙山之腹

夫人陳氏墓誌銘

延平沙陽陳氏有女令爲汀州寧化縣主簿俞備之妻宣德郎渾州通判括泰州泰興縣尉授之母元豐六年仲冬之九日卒于寧化之官舍享年六十卒之夕與其家人飲酒語笑安平如故夜分而寐家人及曉問安夫人已化去矣徹其衽席發其篋笥葬服薦資無所不具家人始知前此數日與我語言悲疑皆其所以付託道

別之意不欲以明告我也明年季冬之某日歸葬于翔
鸞鄉禮賔里古樓山東南之原宣德郎節度掌書記狀
其事使來求銘而予慨然歎曰古爲學佛之士以謂無
常迅速或以清淨持戒或以超悟傳法類能勞其形骸
騁其言說予皆未究其實徐觀其化而已然其脫然以
往如委蛻然罕見其人多爲緣類所縈形氣所制爲求
速化而不可得或者有能忘累棄制必由疾而後往亦
已勞矣是皆内欠于迹者也聞夫人之化豈無愧哉夫

者流以噎而廢食可乎遂教其子應中師族之賢有力者闢齋舍致師友鄉人子弟教無師居無舍者皆得以趨焉熙豐中天子鋭意教育兩促應中爲太學遊應中請以侍疾在側乃曰汝以務學而往固承志也吾死何恨應中之材由是有聞于士大夫間甲子之朔歷年有七十矣聚其族人而告之曰吾生于三月之十七日當復以此月而遊人皆怪其說前期一日詣沐浴具冠帶飭凶具及寢伺明而化居喜施予多寡隨所求或不足

繼則稱貸以應之閭里無醫自窮黄帝書列雷公法具藥劑不擇人而救之則其仳也亦其所養之至歟有孫一人南玉幼女歸進士楊臻有甥二人彦國彦强應進士舉乙丑某月葬于山南之北崗使來求銘爲之言曰

日之升矣居還于幽物之作矣君休于常前溪悠悠後山嶷嶷孝思不忘是乃懿嗣

演山集卷三十三

演山集卷三十四

宋 黄裳 撰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元豐八年五月某日供備庫副使贈朝請大夫王拱安之女武安軍節度使持節兾州事兾州刺史檢校太師判北京大名府拱辰之孫通直郎知某州某縣平甫之妹杭州餘杭縣尉方烈之妻卒于餘杭之官舍前知其

變遂爲送死之具及其感疾果不復起方十九歲歸少
府君至此二十有二年矣華于容介于性孝于姑順于
夫元豐庚申太師薦賜冠帔男四人曰先知曰先覺曰
先見曰先庚一女先夫人而卒某年月日歸葬于睦州
桐廬縣之某山爲之銘曰
姑華髪而康夫朱顏而良子勤于庠婦勤于堂命也何
徃桐山之上

滎陽鄭君墓誌銘

鄭氏始有諱元究者自五代時僞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我宋統有天下遂不復仕乃家于尤溪二世而有瀜三世而有淑皆舉進士四世有某五世而有愷字和叔預試禮部不貢行年六十來去以壬戌始娶張氏再娶潘氏終娶江氏長嗣汝霖季嗣汝楫皆讀儒書汝霖稍自勤學無好利志長女爲承務郎陳咸妻季女爲處子元豐八年歲次甲子二月之某日汝霖葬君恩敷之鄉以書請曰先君幸有一日之好苟賜一言瘞諸墓

書曰來年之春葬葉氏于故里頤得誌銘以瘞焉夫人仙遊人曾祖贈太常少卿祖都官員外郎知耀州事考將仕郎泉州司户叅軍幼亡其親蓄于嫂及歸念其嫂猶親也葉為閩中大姓夫人謹飭無驕氣雖出中門必以其妾從與其姊卜鄰于錢塘無故不輙造其門時遣人問安否而已夫不在雖族人相過弗敢見也女公事佛蔬食不嫁夫人歸而語諸母曰予以不逮事舅姑為恨幸而有女公可事矣有肉先具齋食以進乃敢食姊

有饋兼爲之具然後致之有肉而已寧置而弗食養甥女猶己子存道喜賓客之餉樽輙先意爲之具無忌妬之行常飾妾婦以進焉死數年後至侍兒聞風而慕之常恨不及事云爲之銘曰

方變即化非愚乃賢子將安歸在人在天今二十年烏知其天葬子故山有情有緣緣也不負情也不牽誰其友之曉烟夜蟾

夫人黄氏墓誌銘

長樂君生四女長裳之姊也爲陳氏子之配歸十六年而陳氏子亡獨以勤儉訓諸孤指與爲生之路諸孤各如教遂至于自立裳爲兒時尤見器謂其後必有成相待甚異裳累舉不第愛信益篤謂汝旦暮當顯于朝知名于天下愼毋以少抑而懈大事乃請于長樂君使爲京師遊及裳得第還里喜且悲曰汝得名雖高而吾見汝益遠後每得書必以不獲相見爲恨裳亦累請郡符不報別十九年元符庚辰仲春之二十一日遣昱圖像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推
官龔原狀其行來求銘叙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福州
之福清爲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號右姓
以儒學世其業夫人歸之舅早亡最孝于姑年三十悟
生理不足恃誦佛書欲其鄉人爲善語因緣感應事以
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四十年元豐五
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十二所得多矣勢
數當往爲吾具棺衾告親舊日次辛未遺言其後惟爲

善爲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男四人長某應進士舉
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某鄉貢進士第一再舉第
四皆黜于禮部方夫人疾篤時象猶客京師其家曰象
起吾家者也吾之志何恨焉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
杖叩其門曰汝起恩且至矣覺而愈隨有經明行修之
詔郡守薦象于監司考察而與之明年爲假承務郎次
某里居最謹女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溫陵陳况皆
爲主簿次持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耕亡再歸鄭

晟語之曰苟竊利名而仕焉不能事道不仁也有地數
畝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爲有國者所羈不知也輝遂
不復應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齔然而有攺曰數畝
之地耕且養足矣令子數人不能各使有事何以卒歲
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爲士謂次子巽曰若勤
儉鄙朴可以爲農謂中孚與解曰可以從豫而學中孚
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
用明堂恩封君承事郎妻封壽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

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笄元祐丁卯之朞日輝卒于
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爲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
六經爲宗諸子百家博雜而無統欲鑒古今之治亂第
求其始末然而是非得失須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
者流耳徒費聰明博記誦豈能爲汝賢行哉其從事也
有益于已而害人弗可爲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爲
也其從仕也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
苟容曲從求用于世弗可爲也其從政也以公處心以

恕接物隨時之輕重小大而應之縱喜怒挾私曲剛而
猛柔而懦弗可爲也嘗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
才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爲生一也謹天時飭地利然
後有以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也
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有待
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爲之銘曰
數子之學或庠或畝孰假以生卓犖者豫行且驤矣有
雷有雨高原一垙長松千古

士庶以君備舉適用數足不行公議以爲恨紹聖三年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司句當公事黃瑜爲仙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月某日葬于圓通寺塢君性雖剛而喜奬進後學及其卒類爲之悲有禮解未成書家存其遺藁方外之士有徐神公者能道人平生事時祖父爲泰興令祖仁從焉見神公公輙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遽問成名

之年公曰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

爲登第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薦卒不改官祖

仁三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爲存亡必

待盖棺始定志氣類爲身事所困區區白首葬于原壠

而莫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青之

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裳之官過

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爲之誌云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懷志者來居沙陽懷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偁字幾甫自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事產業遊學交當世名士爲人寛厚有執喜賓客與人交交無貴賤小大皆爲之盡禮犯而不校御僮僕有過以理諭之不輒加怒事繼母孝欽益篤善處事其始若甚迂卒如其說有風鑑往往道中人貴賤友愛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閒言義不可析或者窮困疾苦見輒

賙之族黨朋舊閭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爲仁而之
終不以爲恨皇祐五年爲鄉舉首下第熙寧中獻策數
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爲河南府
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宰喜爲淫刑民不便之君
力爲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者數百惻
然代輸而出之歲餘沿檄榷監福州車盂場場在深山
之中去州縣二百餘里私鑄之民相聚爲盜吏民無敢
呵者君爲方略去之商旅坑户稍稍來歸寶貨發露場

用以興未期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復爲本州司法叅軍
有强其子之婦者怒而殺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
緣坐郡吏皆欲按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
償其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緣坐今
婦見殺則父之愛何在吏以其身緣坐非法之本意于
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于
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過取也君以爲不義于
公且慮掇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月餘以疾

終于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括爲宣德郎通判潭州次
子授爲泰州泰興縣尉次振應進士舉次舟尚幼女歸
曹格爲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年而卒孫男四人
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爲人未得官時常與之遊
文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爲生事所役磊落大度絶無鄙
狹流俗之態故其從仕雖未甚久已稍有可觀者代輸
出囚市鹽而給僚吏雖難爲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
俗有所激亦可尚也

能自通于孔子儒者或至于棄其師而學之不能以心會
佛及其弊也此吾教所以見排于世歟熈寧三年豫章守
始得以爲溈潭長老堂殿弊壞廢去而新之更十年始
大就聚徒數百衣上常有異光衆見之輙拜其光不可
匿而師且恐惑衆乃穴地以瘗之元祐三年神宗詔東
林爲禪寺選大士爲之主九江守李君昭遠豫章守王
公韶僉言非師不足以度衆禮命交至而師遁走五百
餘里求者相繼不得已如其請乃作法施之會開演微

容數錫于有衆而衆言曰念師大悲究竟惟我從師大
慈何爲棄我爲言曰一切衆生具一切佛性譬如天地
無所損益故泐潭我昔住時及吾去東林吾昔未至及
吾今往其地有損益者不日無所損益然則爾性亦無
所損益是吾來亦無所從來吾去亦無所從去是一切
佛及一切衆生亦如是說是時百千衆咸發菩提心無
所從棄然而師亦豈得不往哉惠遠法師有遺記云七
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革兹地則師之來蓋應世耳

師至爲之易其基址變其制度垂一紀未始一日休役
元豐癸亥神宗詔師住持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師三至
而三辭二事之詳見于興隆記中聰明泉得號于恵遠
法師大旱不涸自師聞詔而竭及如其請而溢六月防
禦李侯端慤奏賜紫衣明年仲夏奏號廣惠大師晉植
巨杉二本有禁毋伐元祐二年將新神運殿適乏柱材
師有意焉一夕大風雷拔二木如將以遺師尤爲徐王
所知四年朝廷方設金禁計未有以飾佛像而太皇太

然化矣壽六十七越十月八日瘞于石塔在寺之東西
北隅素衣而號者千人送者萬人沕潭東林語錄偈頌已
行于世師常告其徒曰行解相應之謂祖自非超悟之
士必向三根椽下潔巳虛心收視返聽體究大事俄而
有見則如醉者醒寐者覺豈不快哉故其學者不敢有
事于空言皆能返求諸巳遂見性嗣法弟子百人皆寓
名山演法度門弟子二十三人壬申之春侍者祖璫謂
裳知師之詳來京師求予文刻諸石于是乎書

演山集卷三十四

拋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王輿行且到此行惟有
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拋梁北寶藏初成金一積此中無物更何求讖言誰是
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拋梁上世間得見虛空相道無遠邇在人心一篆天香
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拋梁下三寶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峰神龍五色
看看駕欲去迎隨心巳捨

農之効其力天時亦莫能發用地利亦莫能致養夫農之為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之樂生於憂逸本於勤土神有靈祈報不可廢禮田主有恩取與不可忘義一時能勤乃得一歲之逸片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生不忘也

傳神真讚

不可探測心虛之神不可壞滅性空之真不與貌醜好不與形老少彼奚傳此奚讚此形與貌所在真與神彼

由此而入坐忘而還無坐進而歸真太沖莫朕德機不發當使畫工之尤季咸無得而相以至自失而走不然吾恐日月之改化春秋之變遷方盛而俄衰方少而遽老方存而忽化卷中之人與塵俱盡其誰尸之哉然則世之人徒寫神真不知有反本之說故予緣或者之問輒資以為說亦足以發焉乃書以贈靈一

書顏魯公遺帖後

予觀顏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

予覽房玄齡傳得太宗兩事掩卷而嘆曰真聖王也兩事治體之所資天下是非安危之所係宰相未之喻焉太宗已知之矣玄齡為僕射乃謂之曰僕射當廣朕耳目訪賢才聞日閱訟牒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勑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正類周官大事則從其長之意天子之務在乎一相有其人則百官萬事遣所任太宗之論僕射不亦要乎天下初定遽以創業守文之難詢之房魏以謂房見創業之難魏見守文之難創業之難既

意而競長短常失者多幸中者少天之數弗與故也豈足怪哉乃書其後以示其術之所自出焉

書自然子書後

嘗謂道家之徒獘於説氣儒家之徒獘於説理釋氏之徒獘於説性其徒後世之學三家者也三家之聖所以立道皆出於一本其徒自其承學淺末應萬不同而分之然而儒家者流多自執中以為守經形而上者類不立言稍入高遠往往相告而詆之謂非聖人之所教是

不然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以其怪且亂也能通三極之道而為之教乃真儒者其孰能至於此哉故予之為書泛觀而旁採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舍有義本於自然之道乃出於筆削為之論議庶補後學之萬一愚之志也非溺於博者也故明於自然予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尤生於不足使然而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

其志而已以視留侯之躡高祖頓悟韓信之邪心果安漢室亦有間哉

演山集卷三十五

演山集卷三十六

宋 黄裳 撰

雜文

請羅漢讃文

竊以諸佛遇縁闡二宗而起用雙林入滅攝萬變以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體用尤慮神明之相繼但期寂滅以同歸人孰憑依法將廢墜故如來之付囑惟羅漢之慈悲留不壞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益有情當

有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歡喜之會發恭謹之心則是
尊者與諸眷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凡潛運六通之
德方方受供種種現形安得弗致至誠遂陳妙供南贍
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國某州某坊弟子某登籍塵寰服
勞火宅非解脫之力不能援我於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
攜我於迷塗今則盛展法筵欽承佛勑四十九載三昧
難尋一十六尊五常猶在至誠可感猶虛谷之應聲上
德所酬譬澄江之得月想垂哀愍望賜光臨大衆同聲

恭行禮請

一心奉請第一西瞿耶尼洲賓度羅墮闍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道利物
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國迦諾迦伐蹉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逍遙寧為北雲留花幡擾擾
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德或韜光於愚衆或現相
於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泛應萬靈具瞻
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徵賤錫鳴石室共跨慈雲塵

拂塵衆各霑法雨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贍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忘物便拋流浪海度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見

域中塵南贍部洲難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沒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一心奉請第八鉢剌挐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寂寂性空蟾體滿巖巖眉宇電光深千一相從物外來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或道貌清奇或風神恠秀或飄飄而泛航或兀兀以潛觀心有滿虛性無內外乘風御鶴辭方外之幽居度月踰雲受世間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容物心

燈照人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威靈臨頃
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大阿羅漢
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情
來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潛出淨鉼來雲駢風御
落何方香滿人間新有會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羅

以解脱拯衆苦祇承佛勅敷百福扵冥冥默示法音開
萬靈之聵聵慈愍故慈愍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脇山中因揭陁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有
情來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脇却承佛勅到閻浮護持正法
有誰知應笑苾蒭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阿

片雲歸去秪須臾　誰知花葉一中生二氣相催果自
成體了色空無覔處有時人說見還嬰　大乘氣象已
相扶吾意方終道不孤秀出五峰塵下少中華先許到
真如　日用中來體已親平常是道豈須陳得吾髓處
無他事擬議三人且覔真安心惟在覔心時後世支塵
兩自欺寄語禪林休歇去古來先聖本無為　本來無
一亦無華都向真空是一家聞說一花還共笑寧甘鬼
窟作生涯　如意珠舍利子建立法身無二理發明道

物此中來與去莫持偏性作圓成　天游杳杳海漫漫
無有無無無是道觀大法藥兼心地要兩門都作混成看
神光中見一還嬰非外非中已混成忽向玉爐飛上
去數聲靈鵲夜來驚　萬枝燈千江月一燈傳一月攝
莫知根種有虛空祇見祥光無斷絕三千世界掌中知
百億化身天下說秘密豈當容易談一臂尤輕冷欺雪

二祖

有地有花空具色無花無種色含空混成一物誰圓就

但向無言一化工　受果時來合見仙香山禪定想多年少林得旨圓融了不在中間與兩邊　華豈曾生種亦無邇來何事得神珠塵凡不悟無為旨但笑高人一似愚　曾窮莊易到源淵三教從來共本根自到少林應已悟後來誰為曉宗門　宿來緣累尚相拘何事圓成未自如十地三乘誰便了了時猶待到無無

三祖

入道從來自有緣許誰心地是金仙如來止止教休說

妙法難思莫妄傳　衣法曾傳莫已知兩山禪定了何
疑本無一物非何有大道寧嫖得小兒　地種精華總
是無無中和會一神珠前緣誰是傳衣子水月如心可
上圖

四祖

萬寶收還萬合中更尋心地亦還空紫雲蓋下已呈瑞
佛法一枝誰與同　路上相逢即是緣心知衣法有人
傳真成淨土含諸種直到生生始得仙　解脫門中宿

已知種花生性豈須期詔書四反終難起不要浮名不待時

五祖

情種俱収入混成還并四事得無生字雖不識人休笑壁上留題已可驚　無生無種菩提就非佛非心混沌成欲說性空何處覔可憐禪律謾相爭　形生収攝出塵籠一顆圓光色與空槽厰有人來作祖自然吟入太無中　塵埃可佛是修時無物無修秀也知欲說菩提

爾散多者矜短者歎不聚不散不短不多何矜何歎何祈何俟以祈其延以俟其歸其徒之仁其師之功

演山集卷三十六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覆校官中書臣王慶長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謄録舉人臣曹夢齡